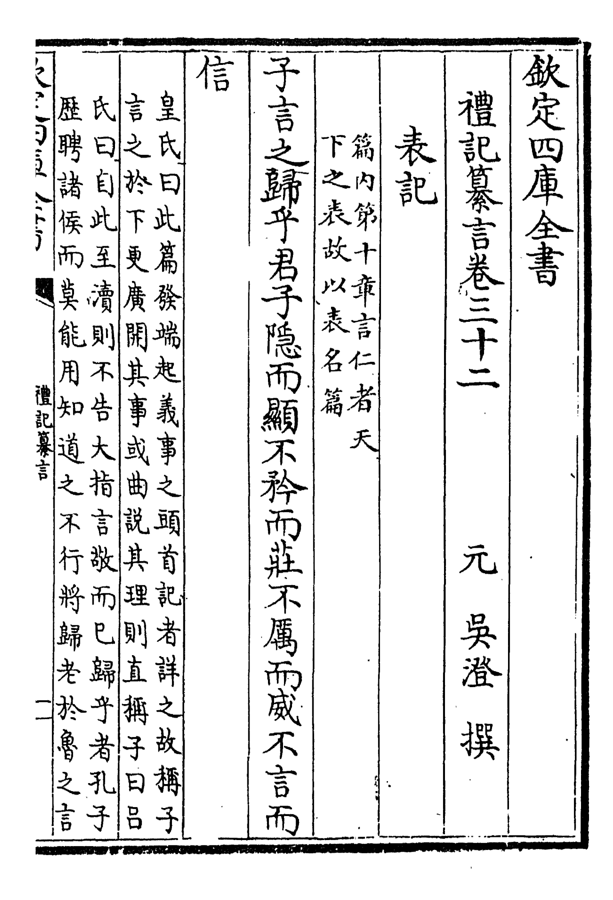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纂言卷三十二

元　吳澄　撰

表記

篇內第十章言仁者天下之表故以表名篇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皇氏曰此篇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於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呂氏曰自此至瀆則不告大指言敬而已歸乎者孔子歷聘諸侯而莫能用知道之不行將歸老於魯之言

如在陳則曰歸與歸與者也澄曰隱而顯闇然而日章是也容貌不須矜持而自莊敬顏色不須嚴厲而自有威儀可畏也不待發為言語而人自信之信在言前故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鄭氏曰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忌之言戒也呂氏曰君子脩身之要有三貌也色也言也曾子告孟敬子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容貌辭氣顏色而已冠儀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若巧言令色足恭反是者也所謂足者舉動是也舉動即貌也主於足故言足也色者顏色見於面目者也口者言辭是也脩

此三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之故貌敬則足畏也色敬則足憚也言敬則足信也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裼思歷切

鄭氏曰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襲執玉龜之屬是也禮不盛者裼受享是也孔氏曰裼露見裼衣襲重襲上服案聘禮賓初行聘時賓襲執圭至聘訖受享時賓裼奉束帛加璧案行享執璧亦是玉於時裼衣者比聘時執玉為輕故也介禮輕裼而執圭以授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介亦裼襲不相因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樂音洛朝音潮

鄭氏曰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呂氏曰極敬者誠意至也極辨者節文明也竭吾誠意以求神苟至於樂則敬弛朝廷之禮別嫌明微正名分辨貴賤之等敘羣吏之治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應氏曰極者竭盡而無餘之辭繼者前竭而後承之謂祭一毫不敬則曠而不接其可以樂而散其志乎朝一事不辨則紊而不治其可以倦而懈於事乎不繼之者竭力以畢事而不敢以此終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耻辟音避遠去聲

呂氏曰慎篤恭三者皆行之敬也慎其行則寡過況於禍乎暴虎馮河死而不悔者不慎而取禍者也篤其行則誠著何事於揜乎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揜不善而著其善不篤而好揜者也恭其行則人敬何事於耻乎侮人者人亦侮之不恭而近耻者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儳在鑑切

應氏曰收斂則精神内固操存則血氣不浮故日進於彊宴安則物欲肆行縱肆則膚體懈弛故日趨於偷儳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儳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内亦拘廹故如不終日也君子主一以直内而斯須無不莊不敬之態則心廣體胖泰然自適何至於如不終日乎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齊側皆切見賢遍切

鄭氏曰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孔氏曰朝廷之臣每日朝君何云擇日月或出使在外或食邑别

都見君須擇日月也方氏曰玉藻言將適公所宿齊戒則見君者非不齊戒周官言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則事鬼神者非不擇日月而此於鬼神言齊戒於君言日月者蓋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神道至幽故主言在人者以明之君道至明故主言在天者以神之亦各有所當也且神道至幽人之於神不可瀆也必有事焉然後齊戒故鬼神必言事而不可以言見君道至明臣之於君無適而非事也必欲見之乃擇日月故君止言見而不必言事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孔氏曰君子恒行恭敬小人遞相輕狎侮慢相侵雖有死焉禍害而不知畏懼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

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褻息列切告音梏

鄭氏曰辭所以通情也禮謂贄也瀆之言褻也孔氏曰前明小人狎侮至於死亡此明君子無相褻瀆言朝聘會聚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贄幣之禮以示已情引易蒙卦辭證無相褻瀆之義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禮者相見之贄必以辭必以禮者交際不可苟也苟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疏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鄭氏曰報謂禮也禮尚往來方氏曰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表猶君子表微之表制猶聖人制行之制仁義之表制而繼之以報之利則報者禮也曲禮曰大上貴德其次務施

報又曰禮尚往來則報之為禮固明不曰禮而曰報者以禮不止於報故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辟音壁

鄭氏曰懲謂創艾讎猶荅也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馬氏曰德必報之以德然後民知有所勸怨必報之以怨然後民知有所懲言有得失則必讎德有吉凶則必報民非后無能胥以寧是民有德於后而必報之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是后有德於民而必報之此上下之報也君之於民時使薄斂此上有以報於下民之於君也出死斷亡而不偷此下有以報於上也

○子曰以德報怨則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方氏曰以德報怨則忘人之怨雖不足以有懲而衆將德之而有裕矣故曰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忘人之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衆且怨之而不容矣故曰刑戮之民也馬氏曰以德報德禮也以德報怨非禮也雖其非禮而能以寛自居故謂之寛身之仁也澄曰或謂仁當作人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好惡並去聲

鄭氏曰一人而已喻少也孔氏曰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今無所欲而好仁凡人惡不仁皆有所畏今無所

畏而惡不仁如此者少也君子講道先自已而始已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呂氏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所謂性之者也安仁者也天下一人而已夫子自道也與下所謂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其義同也澄曰言好仁惡不仁皆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彊仁彊其兩切

鄭氏曰仁有三謂安仁利仁彊仁也利仁彊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呂氏曰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也知者利仁有

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者彊仁有畏而惡不仁者也三者之功同歸於仁而其情則異功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湯武之舉不過乎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有不幸而致焉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兄而已孔子對陳司敗問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乎情而無偽故其仁可知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又承上文而申其意人身脉候之位右上而左微下日用動作之便右優而左稍劣仁右義左猶言禮先

樂後志至氣次云爾蓋仁者中心所具之德體也道者事物所由之路用也體先用後體至用次故借右左二字以喻其有分非謂一尊一卑相去懸絶也仁之為體以此心之在人者言故曰人也道之為用以事物之義理而言故曰義也人之氣禀得生物之氣多者仁厚而義薄得收物之氣多者義厚而仁薄仁者温然之慈惠故人親愛之義者截然之裁制故人尊敬之道者左也道者義也此二道字専指義而言至道義道考道三道字兼仁義而言五常之總名也至道謂道之極至而蔑加者即安仁之聖也義道謂道之以義而入門者即利仁之賢也考道謂道之以稽考尋究而後得者即彊仁之人希賢者也全德純備不學而能仁體渾成而包并乎義是為安仁者之至道隨事詳察篤行乃能一以貫之義理精熟而造詣乎仁是為利仁者之義道勇敢鋭進悉心竭力十倍百倍其功以徙義求仁而後可與利仁者一是為

彊仁者之考道三者之德有異因其德差其位則至道之聖人可以君天下而為王義道之賢人可以長諸侯而為霸考道之亞於賢雖未可為諸侯之長亦可保其諸侯之國而不失或下而為卿大夫士能保其家能保其身俱可謂之無失者鄭氏云有至下脫一有字今從之應氏曰至道即仁也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以為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裁割斷制以為霸盡稽考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彊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

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閱音悅

鄭氏曰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芑枸檵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明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閱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孔氏曰中心憯怛天性自仁者也率法而彊之取仁而行者也以大雅文王有聲美武王之詩以證性仁者其數長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故曰數世之仁又引邶國風谷風之篇證取仁而行唯在一身何暇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呂氏曰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發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者義無定體惟其所宜而已宜長

則長宜短則短宜大則大宜小則小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禮有以高為貴者以下為貴者有以大為貴者以小為貴者之類是也故曰義有長短小大此章論仁而及義者蓋仁之數是亦義也沈氏曰仁所以有等級者為義有長短小大也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不可分仁義說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勝音升數色住切夫音扶度待洛切

方氏曰論語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其言正與此合鄭氏曰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以義度人言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張子曰仁道至大不可盡但取分數多者為仁如九德德多者為賢呂氏曰舉莫能勝行莫能致勉之者之之為難也以義度人者盡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為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小賢愈於不賢故賢者可知已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輶音由　鮮息淺切）

呂氏曰君子之自待必全盡而後已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聖人之仁也雖未至焉不敢不勉鄭氏曰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為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景行如字好鄉並去聲俛音勉孳音茲斃音弊

朱子曰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言高山則可仰大道則可行澄謂引詩斷章蓋借仰高山以興行大道也鄉此大道而行之行至中半力不能進而後止若猶能進則不止也好仁之甚故力行不輟如此鄭氏曰

中道而廢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也孔氏曰古昔聖賢好愛仁德如此之甚鄉仁道而行力罷極而始休廢於中道忘已身之衰老不覺知年數之不足猶行仁不止俛俛焉勤勞每日孳孳唯力之斃仆而後已也吕氏曰不以高矣美矣為不可跂及而不勉所以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孳孳斃而後已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謂力不足者非不為也張子曰不知年數之不足是夭壽不貳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易以豉切

孔氏曰仁道難成非始今日其來久矣人人謂天下衆人由仁道不成無所依恃民人由此不得其志意

之所好若仁道成人皆得所願也鄭氏曰辭猶解說也仁者雖有過過不為甚矣惟聖人無過方氏曰自人言之則好莫如仁人能好仁則得其所好矣以其反此而失其所好此仁所以難成歟茍仁矣雖有過易辭也況無過乎以仁者之過過於厚故也若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謂昭公知禮非無過也然周公之過過於愛親孔子之過過於愛君為君親而有過此其所為易辭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孔氏曰禮主於敬故恭近禮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近仁言語信實故近情儉易容者儉則寡求故易容

也所引詩大雅抑之篇結上文恭近禮也鄭氏曰不亦鮮乎言罕以此失之馬氏曰恭則不侮人禮也而未盡禮之道故近禮儉則不奪人仁也而未盡仁之道故近仁信則不欺於物情也而未盡情之道故近情情猶言實也中以恭儉信為守而行之以敬讓故雖有過其不甚矣恭而不與相䟽故寡過物之所以不可信以其虛也有其實則可信儉則寡於欲而易以處故易容方氏曰得則為當失則為過過之不甚猶其失之鮮故始言過終又言失呂氏曰溫溫恭人雖未成德斯德之基矣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禮以節

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制行下孟切移昌氏切

鄭氏曰唯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病人愧人謂罪咎之聖人之制行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耻其言乃行也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吕氏曰君子固賢於衆人矣君子之所能衆人必有不能者矣使衆人儆已之所能則病矣使衆人自彰其不能則愧矣故聖人制行以立教必與天下共之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為之法所以為達道也張子曰制行以已非以用乎人孔氏曰朋友以極之謂相勉勵以極致於道也自禮以節之以下所以欲民之專心壹意於善道也澄曰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下言愧耻彼自愧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衰七雷切鵜音啼稱繩證切

鄭氏曰遂猶成也無其行謂不行其德孔氏曰實猶充也澄曰此言服必有其容容必有其辭辭必有其德以三是故發語端第二是故又添行字謂必行之於外而后德可見也是故至引詩但言服必有容一

事彼二事
亦猶是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粢音咨盛音成秬音巨鬯勑亮切

呂氏曰所謂義者不可以不事事也雖天子必有事焉況於諸侯乎應氏曰天子竭力致敬以尊乎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輔事乎天子孔氏曰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是貴賤皆有事于天下案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有巨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則用以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得以事上帝

某氏講義曰貴賤皆有事於天下乃君子之所謂義也天子親耕藉田為粢盛以充簠簋為秬鬯以實尊彝天子之所以自致者如此為諸侯者所以竭勤勞駿奔走以輔事天子也天子所以事上帝即諸侯所以事天子其義一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

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庇必利切蟲音誄施以豉切與音餘

鄭氏曰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役之言為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言不易道徼禄利也樂易之君子其求福脩德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以要之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孔氏曰恭敬節儉以求為仁信實退讓以求為禮不問利禄得之與失恒行其是不苟易其道也莫莫葛藟此旱麓之詩又引大明之詩以證上求福不回也某氏曰恭則不侮儉則不奪可以求從事於仁信則不疑讓則不爭可以求從事於禮方氏曰恭儉可為仁之用信讓可為禮之用故以役言求役者求仁禮之役也事雖為人

所尚已未嘗自尚之也身雖為人所尊已未嘗自尊之也儉於位非貪位也寡於欲非慕禄也讓於賢非爭名也卑已故能尊人小心故能畏義君子之為此者豈它求哉求以事君而已以是事君而得君者義也以是事君而不得君者則有命存焉庇民者止足以覆物君民者又足以命物若舜禹之受禪文王之受命周公之攝政皆君民之事也雖然豈嘗有是心哉石林葉氏曰恭儉求役仁故不自尚其事儉於位寡於欲皆役仁之事也信讓求役禮故不自尊其身讓於賢卑已以尊人皆役禮之事也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所以知人得之不得自是以聽天命所以知天獨言舜禹文王周公者盖為臣有事君之小心而天子又薦之於天唯舜禹為有命為臣而有君民之大德天子不薦之於天唯文王周公為有義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求福不回義也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命也若湯武則反其常分亦義之變所以不及言也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諡音示

鄭氏曰諡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為諡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也率循也過行不復循行猶不貳過也自卑而民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之德也孔氏曰列生時之行迹作諡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傳於後世也大謂誇大既不欲行過於名故不自誇大其所為之事不自加尚

其所為之功所以求處情實不欲虛為矯飾也張子曰節以壹惠惠字必是古德字方氏曰生有名死有謚有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公叔文子之子請謚而曰請所以易其名是矣謚以誄行而為之然行不一也有不勝言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為之節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則名不浮於行矣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自大自尚者迹於為故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人之過也多過於薄況過而不改乎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蔽人之善害人之功是妬賢而已故彰人之善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凡此皆自卑之道也揚子曰自下者人高之易曰卑而不可踰故曰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

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呂氏曰后稷之教民稼穡無此疆爾界天下之利萬世之功也其為烈也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然猶不自以為功自謂便習是事之人而已鄭氏曰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為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孔氏曰上言君恥名浮於行故以后稷證之自謂便於稼穡之人故實行過於虛名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彊教之弟以悅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之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彊其良切又上

聲說音悅
樂音洛

鄭氏曰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已如父母呂氏曰此言君子之仁兼乎尊親先儒訓凱為樂弟為易此云彊教之悅安之宜若有異詩有凱風周官王師大獻則奏凱樂左氏傳高陽氏有才子謂之八愷凱風鼓動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八凱謂之才子則性和而有才者也皆有盛彊之意故訓彊兄弟之弟孝弟之弟皆順也有說下之道故訓悅彊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也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樂悅安也毋荒則有教矣有禮彊教也親則悅矣威莊彊教也安則悅矣孝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彊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存焉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

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上言至德之君子能兼有父母之尊親此則言其各偏於一而不兼有者鄭氏曰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勸是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孔氏曰下謂下賤之父主義故於子分別母主恩愛而已呂氏曰尊親之義自父母而推之當其彊教也則不純以恩故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當其說安也則有汲而無絕故賢則尊之無能則憐之此父母尊親之異也水者民狎而翫之火者民望而畏之此水火尊親之異也地近人可得而履天遠人不可階而升此天地尊親之異

也君之命見於事近人而可行也鬼之道存諸理遠人而不可私也此人鬼尊親之異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静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敝遠去聲惷傷容切喬音驕施去聲

鄭氏曰夏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内朝廷也敝謂政教衰失之時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譎也殷人先鬼後禮謂内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贄交接相施予也以本怵於鬼神虚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耻也周賞罰用爵列以尊卑為差孔氏曰夏尊命謂尊重四時政教之命使人樂事勸功也夏尚仁恩民承寛裕及其衰末猶有先世遺風惷愚謂情不澆詭驕野質朴不競文華如淳朴時也殷代尚虚無故其敝不安静鄭注怵串也習也周人尚禮往來施會之事以其尚禮本數交接往來故便利機巧多文辭而無慙愧共相賊害而困敝以其禮失於煩致然也吕氏曰凡尊之道鬼也神也威也罰也凡親之道人也命也禮也禄也賞也施也所尊所先者其尚也所遠所後者其不尚也夏尚忠忠者奉上故尊命殷尚質質者不欺故尊神周尚文文者多儀故尊禮遠鬼神而近人者謂外宗廟

而內朝廷修烝嘗而畧盟詛也先鬼而後禮者謂外朝廷而內宗廟先盟詛而後祭享也賞罰用爵列者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雖至於文亦人情之近厚者所以親而不尊也先王之政苟無道以教之其末也不能無敝如清之末至於隘和之末至於不恭也忠之政使民近人而已不求其所不能知勸於為善而已不責其所不能尚及其末也人不知進於學故守其顓蒙不困於刑罰故不為詐諼其民則惷而愚其風則喬而野其事則朴而不文也喬高大也如厥木為喬之喬妄自高大而無文乃惷愚之風也不必音為驕也忠之敝至於愚而野故殷人尊神而救之民知敬於鬼神則莫非誠也誠則質矣尊神者使知敬於幽先罰者使知敬於明而已及其末也求神於虛無不可知之域則茫然不知其所安畏威於無所措手足之地則不知禮義之可貴故其民動而不靜

其俗勝而無恥也質之敝尚鬼而遠人至於勝而無恥故周人尊禮以救之禮人文也人文之著則上下有等親疏有辨及其末也溺於文而不求其實徇於末而不反其本故其事則利而巧近人故苟利尚文故巧也其俗則文而不慙文勝質而不知義也其民則賊而敝不反其本故賊於其末不求其實故敝於虛文也方氏曰近人而忠夏商所同夏之近人本乎尊命命之所制者簡故敝則喬而野周之近人本乎尊禮禮之所飾者煩故敝則文而不慙廬陵胡氏曰緯說云夏以忠其失野救野莫若敬殷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以文其失蕩救蕩莫若忠如循環然周則復始此繆說也三代皆忠三代皆敬三代皆文夏尊命殷尊神周尊禮所尊不同者時也雖各有敝而道未嘗不同先儒指禮為朝廷則周人尊禮亦指朝廷乎宗廟朝廷無非禮也澄曰尊猶尚也所尚者命令謂教詔其民與之昵近如一家父子然喬如癡

子狎習父母之愛而驕也惷愚喬皆內之無知野朴不文皆外之無矯飾所尚者鬼神敬畏先靈嚴肅過於恩愛蕩謂馳心於幽冥不靜謂不敢自安所尚者禮義禮有節度儀文而尚往來施報其心雖忠而殺於夏其心雖敬而殺於殷蓋外有文飾則與直情徑行者有間矣如哭踊之有節則非如自然之哀也賊而敝謂雖貨財筋力之不能勝有害於己亦敝於虛文而不自反也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彊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厭於豔切彊其兩切

鄭氏曰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尚辭民不褻為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彊民言承殷難變之

敝也賞爵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孔氏曰未厭其親言民無困苦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未瀆神謂祭祀有時未褻瀆也夏言未瀆辭則殷瀆辭矣殷言未瀆禮則周瀆禮矣周言未瀆神則周衰瀆神矣呂氏曰夏尚忠忠者以行不以言故未瀆辭不求備者不責人之善故政令簡不大望者不竭人之忠故責賦輕此民所以易從而未厭其親也忠之俗衰行雖脩猶不足以使人信故殷始瀆辭瀆者再三告之如盤庚三篇是也然殷尚質雖辭之瀆而尚未以繁縟之文治之故未瀆禮責人之信已必從而後已所以求備於民也質之俗衰辭雖瀆未足以取信於民故周始瀆禮分致其辨文致其詳責人也嚴教人以敬故禮先於祭祀至敬而不祈則未瀆神至周末信詛盟事祈禱瀆神矣彊民驅之於善從之有爵賞不從有刑罰故爵賞刑罰窮矣澄曰夏雖尊命而未有言辭之彊聒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十字釋上不求

備三字殷雖尊神而未有禮文之繁縟周尊禮則彊民以其所不能行矣雖敬事鬼神而能遠之則猶未瀆神也夏先爵賞以勸人之善為急殷先刑罰以懲人之惡為急周雖用夏之爵賞而不足以勸雖用殷之刑罰而不足以懲故曰窮矣

蓋承殷之後時愈難治故也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勝音升

孔氏曰虞夏政寬殷周文煩敝敗也鄭氏曰勝猶任也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也呂氏曰質者責人也畧故寡怨於民文者責人也詳民之不從則窮刑賞以驅之故不勝其敝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勝世證切

鄭氏曰至矣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易之孔氏曰至謂至極虞夏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不勝其質殷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不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憯七感切怛旦達切

鄭氏曰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耻費不為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寛而栗也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孔氏曰生無私言序爵必以德子愛於民如父母愛子也君子謂虞朝之臣君聖臣賢由舜而然也甫刑今書以明堯德記者分以結舜德也吕氏曰堯湯湯乎民無能名舜事堯者也治民之道可得而言故言治者稱舜而不及堯也三代之道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不免一偏若虞帝則有母之親故有憯怛之愛有父之尊故有忠利之教愛則能安教則知敬親則愛尊則威也富而有禮者節於物義也惠而能散者周於物仁也富而有禮故耻費恐用之不以道也惠而能散故輕實蓋不必藏於巳也愛之至則必忠忠至於犯則不敬敬之至則有義一以義斷或入於不順則不愛敬主於別別則文文煩則不靜愛主於恩恩則寛寛而踰則無辨天下敬之則

德威也天下愛之則德明也澄曰恥費不侈用也輕實不貪財也澄案坊記表記緇衣三篇蓋一手所記坊記三十九章緇衣二十四章每章皆稱子云子曰首章獨稱子言之表記一篇稱子言之者八蓋以五十三章分為七段每一段之首又稱子言之至第二十六章至此凡六章為第五段此章雖居第五段之終然以其言虞帝之德故特大其事而再稱子言之俾異於前四段後二段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禄不誣其受罪益寡

鄭氏曰資謀也獻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為君言也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

死而不負於事不信曰誣孔氏曰成其信者先謀後見成其言之信實言善乃受祿是受祿不誣罔也方氏曰先資其言者先以言為之資也拜謂受其命也獻謂效其能也獻其身將以行其言也能行其言故足以成其信臣能任責則非尸祿故受祿不誣臣能效死則非有罪者矣故受罪益寡人亦或以忠獲罪此所以不言無罪止言益寡而已應氏曰資憑藉也古之君子其經世之學皆豫足於胸中至其事君則前定之規摹先形於言以為藉手而委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屈身以求售如書之自靖自獻故受命而無所愧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鄭氏曰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謂君受之利祿賞也大祿小祿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孔氏曰小言受大祿則臣濫大言受小祿則君重財而薄德也張子曰利非歸已之利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

小言入則可小利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共音恭女音汝

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與身相親孔氏曰所引小明斷章取義明非善人不與之友也吕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如恥其君不及堯舜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者也下達者趨乎汙下如謂吾君不能逢君之惡者也尚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自者所由以

為主者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主癰疽與侍人瘠環非其人而自之也三者皆枉已不正非所謂靖共正直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讇與諂同

孔氏曰與君疏遠彊欲諫爭是諂人望欲自達祭祀之尸無言辭而受享祭近臣不諫如尸之受利也吕氏曰非其職而諫以求自達故曰讇有言責而不諫則曠官懷禄固寵主於為利故曰尸利方氏曰遠而諫似忠而非忠祇以為諂耳近而不諫似慎而非慎祇以為利耳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鄭氏曰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宰冢宰也主治百官孔氏曰邇臣親近之臣獻可替否毗贊於君以調和

其事大臣謂二伯州牧亦兼冢宰但冢宰居中故言正百官耳葉氏曰邇臣三公四輔也有所可有所否故守和冢宰天官也羣吏廢置所自出故正百官大臣牧伯也諸侯藩衛所自出故慮四方應氏曰其序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陳謂言其過於外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孔氏曰瑕不謂矣言何不以事告陳於君也方氏曰陳善閉邪謂之敬故諫不欲陳陳之則是暴君之過矣然有犯無隱則陳之矣蓋諫之不從不得已而後陳焉然則陳者非所欲也故以不欲言之澄曰引詩中心藏之明不欲陳其過於外之意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易以豉切遠去聲

鄭氏曰亂謂賢否不别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進難者謂主人之擇己也退速者謂君子之倦也吕氏曰所謂位有序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所謂亂賢不肖倒置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禄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竟音境要於遥切

鄭氏曰違猶去也利禄言為貪禄留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禄必以其彊與君要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鄭氏曰輕交易絕君子所恥延平周氏曰進以禮所以愼始退以義所以敬終方氏曰愼始翔而後集敬終不爲苟去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鄭氏曰亂謂違廢事君之禮呂氏曰貴賤貧富殺生君所操以御臣之具也亂者違乎禮義也理義人心所同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保天下國家也臣之事君唯命之從及違於禮義則臣得以爭於君匹夫不可奪其志君以我爲賢則可處之以富貴以我爲不肖則可處之以貧賤以我爲無罪則可生以我爲有罪則可殺六者惟君所命其不可奪者吾之義理而已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辟音避難乃旦切朝音潮

鄭氏曰履猶行也君使其臣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慎慮而從之者此己志也否謂非己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己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己志者事成則去也不事王侯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孔氏曰在軍旅之中不辟危亡之難在朝廷之中不辟卑賤之所得志謂君使當己之才也終事謂事畢也既本非己才事竟即辭而退也得志及不得志並從而無違是臣行之篤厚也引易蠱卦上九

文辭以證終事而退石林葉氏曰位軍旅則以勇故不辟難位朝廷則以仁故不辭賤處其位而辟難辭賤則事不治而亂呂氏曰此篇言亂者有三易進而難退則亂亂於賢不肖者也不可使為亂亂於理義者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亂於名實者也得志者合所使之臣素志也否者不合其素志也臣受君命雖有所合不敢以得志而自滿故慎慮而從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有所不合又非所宜辭亦不敢怨於不得志而不事事故孰慮而從之不辱君命盡其義而無悔仕而不事事則不恭不得志而不去則懷懷與不恭皆君子所不由故不得志者雖孰慮以從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所以自免而不累乎上故曰臣之厚也馬氏曰貴與生者人所欲也君使其臣於所欲之地則必慎慮以從之賤與死者人所惡也君使其臣於不欲之地亦必孰慮以從之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鶉士倫切賁音奔

鄭氏曰唯當為雖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為君不易矣姜姜賁賁爭鬬惡貌良善也孔氏曰此明臣事君不敢專輒君之出命不可不慎吕氏曰君之命出乎禮義則為順為臣者將不令而行君之命不出於禮義則為逆為臣者雖令不從矣此逆命順命之異詩刺衛君無德國人耻以為君蓋言君逆天命則臣子亦逆君之命方氏曰由士以上皆受命於君止以士言者蓋降於士則有府史胥徒之屬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其卑不能上達故不得受命於君也劉氏曰注曰唯

原書卷次訛誤

當作雖非也言天子之命在天士之命在君非天命不為天子非君命不為士也皆有制之已陸氏曰唯讀如字天子受命於天猶士受命於君所謂士死制是也胡氏曰順命言遜於汝志也逆命言逆於汝志也先儒謂逆命為行逆非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

甘亂是用餤行去聲賻音附餤音談

鄭氏曰不問其所費以下皆辟有言而無其實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為交盜賊也孔甚也餤進也孔氏曰君子之行不可虛用其辭不以辭盡人言不得以言辭之善謂行亦盡善也有道之世則所行美好似樹榦之外更有枝葉無道之世人不誠實但言辭虛美引詩證小人甘以壞張子曰盡極也取也有道是有實也有實則行有文章也無實則言有文章也行有文章則莫非實事也言尚浮華則唯虛辭相譽而已無其實也故君子問寒則衣之稱美則爵之今言無有實其求益與夫相親相依之言皆相奉而已呂氏曰枝葉者榦之文也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乃行之文也故曰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人致文於辭詩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乃辭之文也辭有枝葉則

有言而無實問所費於食者而不能賻問所欲於病者而不能饋問所舍於客而不能館則其言也不出於誠心君子耻之故與其不能惠而問之不如不問之愈也君子之接人也以信而不以苟悅人故如水淡而可久於此三者不能惠則不問此交之所以全而無後怨故曰淡以成小人之接人也苟悅而不以信故如醴之甘而不可久於斯三者能問而不能惠取悅於頃刻而不顧其後此交之所以難保故曰甘以壞故凡言之甘而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諸人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甘言入則受其盜故言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

之憂矣於我歸說 譽音余衣之於既切食之音嗣說音悅又始銳切

鄭氏曰譽繩也問人之寒以下皆為有言不可以無實於我歸說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孔氏曰繩以度量於物凡口譽於人亦須量之於心故以譽為繩此引詩斷章證疾虛言義不與詩相當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菑音災已怨音以晏於諫切

鄭氏曰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孔氏曰諾謂許人物責謂許而不與被責也引詩氓之篇證許而不與被人所怨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窬羊朱切與音余

孔氏曰色親人謂以虛偽善色詐親於人也情疏貌親內外乖異心不慤實怕畏於人如細人姦盜也方氏曰貌雖親而情實疏恐人之見其情也又何異穿窬之盜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鄭氏曰巧謂順而悅也孔氏曰欲和順美巧不違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應氏曰情之所蘊必盡誠辭之所發必中節周氏曰於內則情欲信於外則辭欲巧君子之道也苟止於辭巧君子乎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

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鄭氏曰神明謂羣神也無非卜筮之用言動任卜筮也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吕氏曰郊所以事上帝卜日而用之不敢必其期也卜牲而養之不敢必期物也是乃不敢以私褻事之也日月者如冬日至圜丘以祀天神夏日至方澤以祀地祇四時迎氣用四立此皆素有定日不用卜至於宅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素定之日也宅祭祀之卜日既不犯此素定之日然所卜之日既卜之吉則不可違故曰不犯日月不違卜筮違之犯之皆不敬也記曰大饗不問卜此謂日月之素定者如冬夏之日至之類宅則皆卜如啟蟄而郊郊用辛之類

○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

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牷音全齊音粢盛音成

鄭氏曰襲因也大事有時日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筮之剛日柔日順陰陽也陽為外陰為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牲猶純也方氏曰牲牷天產粢盛地產禮者威儀樂者節奏於物則有天產地產於事則有威儀節奏事物雖盡苟或有違於龜筮焉又烏能幽無鬼神之害明無百姓之怨乎故先王之於祭事不特卜日而又卜尸不特卜尸而又卜牲也違龜筮而百姓怨者則以鬼神依人而行故也鬼神有害則百姓有怨可知鬼神有禍福故曰害百姓有休戚故曰怨石林葉氏曰無害於鬼神祭則受福無怨乎百姓得其驩心故先鬼神而後百姓者亦以祭祀為主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禄及子孫

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易以豉切 迄許汲切

鄭氏曰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禄共儉者之祭易備也呂氏曰后稷之祀竭力以供粢盛無非誠信故易備也其祀也永無罪悔以其辭恭其欲儉也以迄于今至於周推后稷以配天一用后稷之法故其禄及子孫方氏曰其辭恭則物物雖薄而誠足以饗神其欲儉則物雖少而用足以行禮此祀之所以易富也盛德必百世祀故
其禄及子孫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鄭氏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襲其祥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道以筮者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入宅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於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天子不卜處大廟不可建國之處吉則宮廟吉可知孔氏曰大人謂天子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於小事雜用也饗時則用燕則不用也天子大事不徒用筮而已兼用卜也故簭人云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此云無筮無徒筮耳不謂全無筮也呂氏曰天子無筮敬則用祭器則龜與祭器皆大人之器張子曰諸侯適宅國唯卜寢宅而已不卜處大廟舍諸侯祖廟為常故不卜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

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長知兩切

鄭氏曰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褻慢也孔氏曰冠昏亦不用燕器左傳魯襄公冠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饗之禮行之是也呂氏曰君子之事天地鬼神與事其君長其敬一也故敬則用祭器以事鬼神之敬敬之敬之至也敬則用祭器則私褻之用皆以燕器如敦牟卮匜之屬是也不廢日月者事其君長各有日月如歲之有朝覲宗遇一日之有朝夕不敢廢也不違龜筮者欲見其君長及其所貢獻皆卜筮而後進也事天地神明言不犯日月者以其有素定之日而犯者宅祀之卜日不可犯也此云不廢日月亦有素定之日當行之而不可廢也如此則上之待下下之事上莫非敬也故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也

右記汎論之辭凡五十三節

禮記纂言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三十三至三十五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知府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王遇亨

禮記纂言卷三十二

元 吳澄 撰

緇衣

陸氏曰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呂氏曰篇中有好賢如緇衣之言故以是名篇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以豉切

鄭氏曰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孔氏曰居上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臣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易也呂氏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好信故也易知者莫敢不用情故也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報上上下之交機心相勝姦生詐起犯者莫之勝禁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好呼報切惡上烏路切下如字

鄭氏曰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好賢之甚巷伯惡惡之甚爵不瀆者不輕爵人試用也咸皆也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為信也孔氏曰瀆濫也愿慤也呂氏曰雖好善而無誠好之心則雖賞不勸雖惡惡而無誠惡之心則雖刑不懼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起愿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不必刑罰之施用而民畏服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

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夫音扶孫音遜

鄭氏曰格來也遯逃也涖臨也孫順也甫刑尚書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為法於是民皆為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藥氏曰德禮者化民之本也使其自服故有格心格言其至也刑政者治民之末也彊其必從故有遯心遯言其藏也心藏於内而外服之迫之以刑政之嚴而已仁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

德也恭以涖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德不止於一故有仁有信禮則恭而已矣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好去聲下同惡去聲

鄭氏曰不從其令言民化行不拘於言甚者甚於君也民之從君如景逐表陳氏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景端表枉而景枉也故謂民之表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鄭氏曰遂猶達也言百姓傚禹為仁非本性能仁也孚信也式法也皆言化君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長知兩切後同說音悅梏音角

鄭氏曰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已者民之行皆盡已心梏大也直也孔氏曰上好仁則下皆為仁爭欲先他人為君者當章明已志為貞正之教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則民致盡行仁之意以悅樂其上矣呂氏

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以示之貞教者立不可易之道以教之所示所教尊仁而已好仁惡不仁所以示之也明人倫於上教之使順不使之不順所以教之也所謂民致行已以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盡心力以奉之不忍違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綍音弗倡昌尚切行而行不皆下孟切後同僭音憯

鄭氏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

言言行相應也淑善也僭過也言善慎汝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孔氏曰王者出言下所傚之其事漸大不可不慎綸麤於絲綍麤於綸按漢百官表鄉有秩嗇夫掌獄訟張華云綸如宛轉繩尊大之人不可倡道此浮游虛漫之言恐人依象之澄曰綸以絲合為小繩可用以釣呂氏曰如絲如綸如綍言其端甚微其末甚大也綸綬也大於絲矣綍大索也大於綸矣大人者王公也游言者無根不定之言也為人上者倡之以誠慤篤實之言天下猶有姦欺以罔上者苟以無根不實之言倡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言不高於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高於言必為可繼之道也詩言善慎其容止不過於先王曲禮之儀引以證言行之不可過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

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話胡快切於音烏

鄭氏曰禁猶謹也稽猶攷也議也話善言也緝熙皆明也澄曰道人謂吾所言者始得言之也禁人謂吾所不行者不得行之也言以道人故不敢輕言而必慮其所終行以禁人故不敢輕行而必稽其所敝不輕言以道之則民謹於言矣不輕行以禁之則民慎於行矣出話言也威儀行也敬止言文王於言於行無一不敬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從七凶切望平聲

鄭氏曰貳不壹也章文章也孔氏曰從容有常謂舉動有常度壹謂齊一不參差馬氏曰處人之上其衣服容貌亦不可以無常然後民望其容貌而其德歸於一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吉音告

鄭氏曰志猶知也吉當為告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孔氏曰可望而知謂貌不藏情望見其貌則知其情可述而志謂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叙而知呂氏曰可望而知可述而志皆謂德歸

於一無二三也可望而知者不言而諭也可述而志者可稱述而志之於書也若上有深阻難測之意則雖言而未諭下有隱匿不忠之情則雖言不可信況於志乎

○子曰有國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癉丁但切後同共音恭好去聲下同

鄭氏曰章明也癉病也孔氏曰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以刑癉病之呂氏曰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則民壹歸於理義民情所以不貳也居位者惟正直是好則民德壹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

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好惡並如字又去聲儀注讀為義行如字援音袁邛其恭切

孔氏曰君上多疑貳則百姓疑惑下懷欺詐則在上治之勞苦也不重辭不尚虛辭也不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不煩亂君所不知之事則君不勞苦鄭氏曰儀當為義言臣義事則行也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唯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胡氏曰上懷疑則民惑於好惡下不易知則君勞於聽察故君當明好惡以示民臣不可彊君以所難知難行之事葉氏曰上以誠示人則百姓雖賤可以無惑下以姦罔上則君長雖尊亦必至於勞示

之以好惡而使知禁則民無惑矣以行為法而不重辭則君不勞矣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褻息列切

皇氏曰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秖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為善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恥其為惡賞罰失所故政不行教不成也孔氏曰賞罰不可輕褻康誥云刑罰必敬而明之甫刑戒羣臣言所監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證重刑之義鄭氏曰播猶施也不行字迪道也馬氏曰政教者爵祿刑罰之本爵祿刑罰者政教之一端政已行教已成天下曉然知善惡之所在故加之爵祿

曉然知善之可勉加之刑罰曉然知惡之可恥世衰道微政教不立雖加以爵賞而不足勸加以刑罰而不足恥蓋不知善惡之所在故也當此之時為上者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當以政教先之也賞罰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也陳氏曰政不行教不成失其本而區區於爵祿刑罰之末則不足以勸其為善輕爵以予人猶無益也不足以恥其為惡褻刑以加物猶不足禁也敬明乃罰者敬以致其謹明以致其察不可褻刑之意也政不行教不成而褻刑則所謂播刑之不迪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

以遠言近毋以内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比毗志切毋音無葉舒涉切

鄭氏曰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比私相親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圖亦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邇臣不疾疾猶非也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愛妾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孔氏曰大臣離貳不與上親政教煩苛百姓不寧是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所以致然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也君無與小臣而

謀大臣之事無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無以内臣共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為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若能如此則内外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近臣不為人所非毀遠臣不被障蔽也呂氏曰大臣不親民疑於所任百姓所以不寧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則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而無信任之意猶犬馬畜之而弗敬也事至於此必有邇臣變寵奪大臣之柄而不得治其事故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表者民所望也道者民所從也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焉民之所望以為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邇臣寵昵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為道不慎則風俗壞矣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怨乎不以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疾其君使内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蔽而不聞三者任臣之大害也葉公之顧命以證此三事長樂陳氏曰大臣權重常見謀於小臣小

臣之謀得行則大臣退故怨近臣所親任常見言於遠臣遠臣之言或聽則近臣疎故疾外臣遠於王易為內臣所圖矣內臣之圖得用則外臣之功業不上達於王故蔽謀者名實未審從而謀之圖如圖土地之圖合內外遠近而周圖之小臣之於大臣勢不足以圖之也其所以擠陷之可謀而已若內臣之於外臣則勢足以圖之故於小大言謀內外言圖怨生於心疾作於外疾不如怨之深也故於大臣言怨邇臣言疾方氏曰大臣者君之所尊待之不可不敬邇臣者君之所親擇之不可不慎馬氏曰民之表者人之所資以為正民之道者民之所由也石林葉氏曰大臣牧伯也與之計議未定不可以小謀敗之近臣四輔三公也與之論道而有為亦不可以遠言間之外臣諸侯也與之同守天下以經理邦國亦不可以內寵圖之蓋任不貳則賢者得以盡其做故大臣不敗謀則無怨於心近臣之言無間則不敢非其上外臣

之議得以自通則不蔽於下山陰陸氏曰變夫人言后葢是時徐楚亦僭稱后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鄭氏曰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壹德也詩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克能也由用也孔氏曰在上不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則民傚於上失其所當親唯親羣小政教所以煩亂也所引詩書證不親其所賢也方氏曰人失其所親信而民化之亦然雖教之亦有所不勝秪所以為煩而已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兊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夫音扶易去聲費芳

貴切兊音説孳魚列切逭乎亂切天見天讀作先相去聲

鄭氏曰皆在其所褻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没不能自理出也水近人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悔也口舌所覆一如溺矣民不道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叛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故君子不可不慎慎所可褻乃不溺矣越之為言蹷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蹷女之政教以自毁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政亦當以已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兊命兊當為説傅説作書以命高宗亦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惟口起羞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逭猶避也逭逃也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忠

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呂氏曰小人謂民君子謂士大夫也大人謂王公也凡人所以覆沒於患禍不能以自出者皆在其易而褻之也水至柔之物民狎而翫之則雖巨川深淵而不戒此取溺之道也德易狎而難親者謂水之德也先儒乃以是德為人之德謂有德者亦如水然易狎難親豈德之謂邪方論溺水溺口溺民三者之别無庸以有德廁其間也與人交際不能無言古之君子辭達而已不貴而煩於已則貴於人則煩不能無過過言之甚至於害德喪身以覆邦家易出而不可悔非口之溺人乎民至愚至賤乃知者貴者之所易也唯愚也故閉於心而不可以理喻惟賤也故有鄙心多怨而無恥為王公者慢而不敬則輕身輕上無所不至此民之所以溺人也馬氏曰德易狎而難親此釋水近於人而溺人之意也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雅音牙

方氏曰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乎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孔氏曰詩人稱

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清潔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此逸詩也鄭氏曰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為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雅書作牙假借字也君牙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為至齊魯之語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為其君難陳氏曰為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正天下也幽王不然權移於下故詩人傷之曰誰能秉國成不能秉國成則政出多門而不自為政矣政多門則多事百姓所以勞也天之於民厚矣而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猶怨咨則為上者可不敬乎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

也

鄭氏曰類謂比式方氏曰身不正故義不壹言不信故行無類不壹謂不能專於其身也無類謂無以副於其言也長樂陳氏曰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身不正則動皆反常其形於可見之行者斯無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於壹不信則德二三其見於事君之義者斯不一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知如字

孔氏曰下之事上當守其一言須有徵驗行須有法式言行不妄守死善道名志俱善欲奪不可也質而守之親之略而行之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引君陳成王戒君陳之言詩曹風鳲鳩之篇證為政須齊一也呂氏曰多聞所聞欲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也質正也不敢信已質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而勿失也親之者問學不厭也由多聞多知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故曰精知略而行之略約也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此言當謀之於衆取其同然也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此言君子之行卒歸於一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

子好仇正注讀為匹

鄭氏曰正當為匹匹謂知識朋友鄉方喻輩類也小人徼利其友無常也仇匹也孔氏曰此明朋匹之事以下云君子好仇故知正為匹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故善者與之交不以榮枯為異不善者則憎惡之言有常也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不惑而遠不疑也引周南關雎之詩斷章以好人為匹也呂氏曰先儒以正為匹只作正字亦可胡氏曰君子正直是與故好之小人惡直醜正故毒之陳氏曰君子取友必端故能好其正小人其交皆其類而已故毒其正君子好之小人毒之道相異也鄉也方也言其所聚善惡各以類而善不同於惡惡不同於善故能成其信是以朋友之邇者信而不惑遠者亦信而不疑邇者不惑儒行所謂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也遠者不疑儒行所謂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

行也方氏曰君子非特其身正而已於正人又能好而與之小人非特身不正而已於正人又且毒而害之此君子小人好惡之辯也馬氏曰君子之朋友有鄉所謂直也諒也多聞也其惡有方所謂便辟也善柔也便佞也

○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孔氏曰此明朋友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佐也賢而貧賤則輕絶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絶之是惡惡不著如此者是貪利之人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

我周行

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僻之物是為不歸於德孔氏曰君子唯德是與不自留不用留意於此等之人也澄曰言雖有私褻之恩惠而不歸於德行則君子不肯以身留於此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射音亦

鄭氏曰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式在內新時不見孔氏曰人言行必慎其

所終也呂氏曰登車而有所禮則憑式有式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而式之乎衣之久必有敝有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服之無射言寔有是服乃可久服而無厭也山陰陸氏曰軾言前敝計後澄曰此言君子之學先必有其聲後必有其成乃為有其實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昔在上帝周

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 行從則行並去聲寡音顧又如字亶音㩮

周田觀注讀為割申勸今讀為用申勸

鄭氏曰從猶隨也寡當為顧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謂以行為驗虛言無益於善也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允信展誠也亶召公名尚書篇名古文周田觀文王為割申勸寧王令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孔氏曰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則言須實行在於前言隨於後則行須實言行皆不可虛飾也君子言行相副則人於美惡大小不得增減皆驗於行也呂氏曰飾言而言者所言非信故不可行飾行而行者所行必偽故不可言陸氏曰寡讀如字言之必踐之是以寡民雖欲虛美隱惡不得也馬氏

曰言易以出故寡言行難以成故敏行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有其寔也在上有其實則在下者亦以其實應美之小不敢大惡之大不敢小不敢誣其善惡之名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兊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偵婦人吉夫子凶與音餘兊音悅偵音貞

孔氏曰南人殷掌卜之官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之人而況於凡人乎鄭氏曰恒常也不可為卜筮言卦

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告猶猶道也龜猒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為正言放效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純或為煩羞猶辱也偵問也問正於人為偵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為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餘事而以問正為常德是亦無恒之人也呂氏曰鬼神之理至虛而善應齊戒潔誠虛心以求之猶有不應將以二三不定之私意瀆而求之其可得乎我龜既猒不我告猶所謂瀆則不告所引說命之文與書不同又引恒六五爻辭與此篇義不類恐亦衍文澄曰為卜筮謂為卜筮之人與論語作巫醫意同夫卜筮小技爾蓍龜無情此以誠感彼自靈應能知其理斯可使為其事無恒之人雜念不誠雖叩不驗故不可使龜筮無情而易知者尚不能知況人有情而難知也則豈可使無恒之人為治人之事乎引詩證夫子之言謂

龜亦厭此無恒者而不以吉凶告之惡德無恒者也純作煩為是謂無恒之人行事煩雜以之為祭祀則為不敬益事煩雜則心惑亂而不誠一故難以祀神也德謂婦人主中饋飲食婦人惟酒食是議其職有恒儻不恒其職則出而或有代其承進膳羞者矣故必能恒其飲食之事而正主之則為不失婦職而吉夫子凶者夫子非以主飲食為恒者也引書易又廣夫子所以不取無恒者之義

右記汎論之辭凡二十五節

禮記纂言卷三十三

禮記纂言卷三十四

元 吳澄 撰

儒行

孔氏曰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儒行記者録之以為儒行之篇孔子説儒凡十七條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則明聖人之儒其十七條則夫子自謂也吕氏曰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孔子不對因問儒行孔子歷言之今考其書言儒者之行誠有是事也謂孔子言之則可疑也儒者之行一出於義理皆吾性分之所當為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也此篇之説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似與不知者力争於一旦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有道者不為也雖然其言

儒者之行不合於義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為儒矣此先儒所以存於篇今日講解所以不敢廢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與音餘少詩照切衣逢於既切長知兩切冠章古亂切

鄭氏曰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為儒服而問之也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

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志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孔氏曰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掖謂肘掖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鄭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若依尋常侈袂之服則哀公無由怪之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縫掖是大袂深衣也呂氏曰逢掖魯衣也章甫宋冠也少居魯則衣魯之衣長居宋則冠宋之冠因其俗而已非苟異於人也故曰其服也鄉方氏曰學也博無狹其所居也其服也鄉不忘其所本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

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行下孟切後以意求之不再音遽其據切數色主切更古衡切

鄭氏曰遽猶卒也物猶事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當擯相更之者為久將倦使之相代孔氏曰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說則不能盡事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者若不代僕則未可盡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彊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方氏曰命席與之坐也侍侍坐對之也席所以藉物曲禮謂執玉有藉席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上故謂之席上晏氏曰君子比德於玉故稱

珍方其藏器於身則玉韞於匵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珍陳於席上故曰席上之珍以待聘日出而作夙在日出之前於此而學是先衆人而有作也日入而息夜在日入之後於此而學是後衆人而未息也席上之珍則其德可貴夙夜彊學則其道可尊二者有師道焉故曰待聘待問懷忠信則其言有物力行則其行有常二者有臣道焉故云待舉待取雖有為師為臣之道而未嘗屈道以伸身必待彼之聘問舉取然後徐起而應之故曰自立呂氏曰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講學於閒燕從容予席上而自貴以待天下之用彊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皆我自立而有待也德之可貴者人必禮之學之博者人必問之忠信可任者人必舉之力行可使者人必取之此四者之別孔氏曰如此者言如此在上諸事也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易以豉切下險易同粥章六切

鄭氏曰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偽言之不愊怛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孔氏曰儒者所服衣冠在常人中不自異也人以大物與已已讓此大物辭貌寬緩如傲慢然讓小物如詐偽亦謂寬緩不急切言儒不以利動也如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損粥粥柔弱專愚之貌鄭注愊怛忽切之意呂氏曰衣冠中謂其服也鄉不異於衆不流於俗動作慎則非禮勿履辭其大者若自尊以驕人然非自尊也尊道也辭其小者若矯飾而不出於情然非矯飾也欲由禮也尊道而不屈於世若有所威由禮而不犯非禮若有所愧

翔而後集非義則不就所以難進色斯舉矣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以易退其容貌如此非容貌之可貴德可貴而已張子曰衣冠中讀為之仲反謂衣冠中於禮也事有大小如讓位讓國是大讓也誠然而讓如湯之讓天下豈為飾而已直是不受故似慢也若夫飲食辭辟之間是小讓也如偽為之以為儀耳未必實讓晏氏曰衣冠中者中於禮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也動作慎者慎於事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也大讓者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故如慢如威小讓者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衽席之上讓而就賤故如偽如愧難進者進以禮也禮主於敬故三揖而進不亦難乎伊尹之三聘是已易退者退以義也義主於斷故一辭而退不亦易乎仲尼之不脫冕是已是皆動容周旋而可見者故曰容貌陸氏曰大則小則猶言大讓小讓讀如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之則澄曰則謂守法不踰閑也於事之大者如有所

畏而不敢為於事之小者如有所恥而不肯為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齊側皆切難乃旦切

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鬬訟孔氏曰塗路也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已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此世人所競惟儒者讓而不爭也張子曰居處齊難齊者齊莊難者恭慎也其難其慎必先信思可信則言是先信也行必中正乃可行諸後是皆脩豫之道也陸氏曰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晏氏曰居處齊難者端莊而不敢易坐起恭敬者謹飭而不敢慢言

必先信者無妄言行必中正者無詖行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不以地利便已而移害於人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者不以天道適已而移乖於人愛其死者非樂壽而哀夭也葢將以俟天之時故曰有待養其身者非豐已而忘物也葢將以行已之道故曰有為方氏曰居處齊難則人斯齊難之矣坐起恭敬則人斯恭敬之矣言先信則人斯取信矣行中正則人斯正矣以至不爭其利故人資其利不爭其和故人飲其和愛其死故足以有待養其身故足以有為若是則非有待物之備先為之豫故不足以致此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

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畜許六切見賢遍切

鄭氏曰祈求也立義以為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為貨孔氏曰儒懷忠信而與人交不貪金玉而與人競人則親而近之積積聚財物也非道之世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無義則去是難畜也胡氏曰立義以為土地非義不處也故君子履仁而處義晏氏曰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夫金玉土地多積與夫祿利皆財也衆人之近人以此而已儒者之近人則異於是方氏曰衆人之近人也或以金玉或以土地或以多積或見之不以時或合之不以義而儒者之近人則有異焉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

鄙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

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淹於廉切樂五孝切好呼報切

劫居業切鷙音至攫俱縛切搏音愽斷音短

鄭氏曰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鷙省聲也程猶量也重鄙大鄙也搏猶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孔氏曰蟲鳥獸通名以脚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攫搏引鄙喻儒者過艱難之事過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挺特而立有異於衆之事方氏曰貨財也樂好也人之所利者見利而徇則虧其義矣不虧其義是不徇利也衆言人之多兵言器之利見死而懼則更其守矣不更

其守是不懼死也不程勇以況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所顧也不程其力以況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為其動足以當理而未嘗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為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爾過言不免乎出一之為恳矧可貳乎流言不免乎聞必止之以知詎可窮乎威無所屈人不能斷而絕之謀有所定已不必習而成之凡此非特然而立乎呂氏曰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富貴不能滛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慮勝而後動也引重鼎不程其力仁之為器重舉者莫能勝其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也張子曰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與勉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斃而後已同義於問道亦然當事亦然如子路者亦無愧於此矣過言不再不貳過也流言不極者不更深思極慮也不斷其威讀為

剛斷之斷不習其謀斷與習皆臨事斷習也不斷不習言威常著謀常足不臨時旋安排也此所謂能特立者也晏氏曰暴虎者尚勇而不尚義人皆以為勇吾則不程計其勇扛鼎者尚力而不尚德人皆以為有力吾則不程計其力先儒謂儒者遇鷙蟲即攫搏之見重鼎即引之不程量堪當如是則一勇之夫豈儒者之事哉胡氏曰鷙蟲攫搏雖猛引重鼎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力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溽音辱

鄭氏曰溽謂傾邪恣滋味為溽孔氏曰儒性剛儉飲食常質呂氏曰以義交者雖疎遠必親非義加之雖

彊禦不畏故可親可近可殺而不可刼迫辱也淫侈溢也溽濃厚也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疑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不合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為聞過而改也何謂可微辯而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苟有過失雖怨罵且將受之况面數乎方氏曰微辯者諷諭之也面數者斥指之也居處不淫飲食不溽而以為剛毅何也葢淫於居處溽於飲食皆人之慾也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盾大盾也孔氏曰甲冑干櫓所以禦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禦患難謂有

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更改其志操迥然自成立也與前自立文同意異彼謂彊學力行而自脩立此謂獨懷仁義忠信也呂氏曰忠信禮義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干櫓可以捍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義所以自信者篤雖暴政加之有所不變也自立之至者也首章言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窮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窬音豆

鄭氏曰宫謂墻垣也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五堵為雉蓽門荆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墻為之如圭矣弁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上答之謂君應用其言孔氏曰徑一步長百步為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為宅也墻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宫環謂周廻也東西南北唯一堵蓽門柴門蓬户謂編蓬為户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户甕牖窓圓如甕口又云以敗甕口為牖易衣謂更相衣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君應答而用其言已則竭力不敢猜疑言而君不用則静黙不敢諂媚求進此明儒者仕宦能自執其操也吕氏曰儒者之仕將以事道也然有時乎為貧食其力以求免死而已故為貧者非事道事道者不為貧二者不可亂也居之陋養之至不足窮于是而不悔所守之篤也上之答不答繫乎知不知雖窮如是上苟知之則必以是道自期不疑乎上之未信而有所屈蓋事道不為貧也上苟不知則以力

事人求其食以免死不輕進以求合也蓋為貧者非事道也君不知而自獻其身君不問而自告其謀枉尋直尺彊聒而不舍諂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援音袁推昌誰切比毗志切信音申思息嗣切

鄭氏曰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猶圖也孔氏曰楷法式也雖危起居雖比黨之民共危之而行事舉動能終伸

己之志謀不變易也此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愛及於人也呂氏曰尚友於古人為法於後世知之事也身可危志不可奪義之事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仁之事也葉氏曰友一鄉一國之善士今人與居也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古人與稽也適弗逢世而援推者天也讒諂之民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竟伸其志天與人莫之奪也胡氏曰稽猶考也澄曰猶將如云尚且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舉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篤行下孟切

鄭氏曰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美忠信法和

柔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孔氏曰溫謂傾邪人有忠信則己美之人和柔則己法之見賢思齊是慕賢汎愛一切是容衆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芒也斲己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謂屈己同凡呂氏曰學不已故不窮德可久故不倦窮不失義故不淫達不動心故不困以忠信為美以優游之事為己法毀方瓦合與物同也陶者之為瓦必圓而割分之故分之則瓦合之則圓而不失其瓦之質謂之瓦合方氏曰不淫言節有守而不至於過不困言財有餘而不至於乏禮之體則貴節禮之用則貴和不言體之節止言用之和者主寬裕言之故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

能有如此者辟音避

孔氏曰稱舉也不辟親若祁奚舉子不辟怨若祁奚舉讎儒者欲舉人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其賢乃推而進達之不求望其報也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所欲此推賢達士唯苟在利益國家不自求富貴也

吕氏曰望報於人求富貴於已小人之道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難乃旦切

鄭氏曰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不升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達也孔氏曰遠相致遠相招致也此儒者任舉同類前謂疏遠者此謂親近者吕氏

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儒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天下之士推賢而後舉樂與同天下之治者也朋友則非特是也必同其好惡故聞善以相告見善以相示必同其憂樂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疏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用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也方氏曰聞善聞善言也見善見善行也所受之命謂之爵所居之官謂之位任舉相任以事相舉以職上言彼賢而我舉之彼能而我援之此則更相任舉而已此其所以異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

者麤七奴切翹祁饒切獨行下孟切

孔氏曰澡身謂澡潔其身不染濁也浴德謂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鄭氏曰麤猶疏也微也不臨深而為高臨眾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為多謀事不以己小勝自矜大也呂氏曰澡身浴德正己也陳言入告嘉謀也伏者閒而不出之謂靜而正之正救其惡在於未形也故曰上弗知也麤而翹之者以其事之麤者微發其端而為之兆兆足以行則進不足以行則去孔子所以未嘗終於三年淹故曰又不急為也所以事其君者先其未發而止其為惡先為之兆以嘗其為善此眾人所未識也所以治其己者有若無實若虛不自高且自多此眾人所不能也所以行於世者無治亂之異所以接於人者無異同之間一於義理而已此眾人所不為也葢特立獨行所以異於眾人者如此陸氏曰陳言而伏者雖微有所陳

當伏其旨靜而正之上弗知者孟子三見齊宣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也麤而翹之者諫有精有粗婉而微激之為精麤而翹發之為麤孟子曰是不可磯也蓋微切以激之謂之磯也又不可急為也夫如是豈可以遽哉不以彼深故自上臨之以為高不以彼少故自下加之以為多晏氏曰澡潔其身而不汚於世俗浴清其德而不汩於嗜慾陳言而伏者其言雖顯而其身則隱所謂伏其身而不見也世治則人務進以求利吾則未嘗妄動故曰不輕世亂則皆自屈以避害吾則未嘗變節故曰不沮儒行一篇兩言自立者其立不因於人也一言特立者其立能出乎衆也又言特立獨行者其立既能出乎衆而所行又不同乎流俗也馬氏曰立見於有守行見於有為特猶獨也自立與特立固異矣自立以對人言之也特立以對衆言之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彊毅以與

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孔氏曰不臣天子伯夷叔齊是也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鄭氏曰彊毅以與人不茍屈以順之也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八兩曰錙陸氏曰慎靜失之狹吝彊毅失之拒人博學以知句斷博而不能明了者多矣呂氏曰慎靜而尚寬則有度也彊毅以與人則有守也博學以知則有本也服近文章則有文也砥厲廉隅則有節也兼是五者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澄曰服近言如衣服服之而常近身也猶曰被服儒術云爾舊以服字屬之上句者非馬氏曰服與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之意同方氏曰學雖博茍不知服而行之則亦聖讀而庸行廉猶陛之廉隅猶城之隅皆有分際以況君子

之不苟合砥以平之厲以利之則脩治之謂也晏氏曰慎靜而寬者仁彊毅與人者義博學知服者智質本文未於文章近之而已不以文勝質也砥厲者以石治金之事於廉隅而砥厲者磨礲而成君子之器外有備成之文內有脩潔之行所以雖分國如錙銖不肯委質而為臣詘道而為臣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樂音洛厭於艷切行下孟切

孔氏曰方法也經營道義同齊於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方據所懷志意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並立謂同仕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謗之言欲譖毀之已則不信也其行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存義朋友所為

與已同則進而從之不與已同則退而避之以上十五儒所陳之事亦有前後乖異者葢儒包百行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雖或不同無所惟也晏氏曰方言趨向之地術言脩為之業士志於道是志必在於道道不外於志也故始焉合志而趨向者不殊則終焉營道而脩為者一致矣方氏曰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孫心澄曰衆解文其行屬上句論語曰聽其言而信其行謂雖聞流言毀其行而已不以其行為信如此也義所以方外以方為本而立其義朋友以義合者也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寛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

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孫音遜施始豉切

鄭氏曰此兼上十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氏曰溫良之性是仁之本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動作必寬裕遜接謂遜以接物禮節是外貌言談是文章歌樂是其和悅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仁之恩施也方氏曰溫良得於中故以為本敬慎發於外故以為地寬則不迫裕則有餘仁無本不立故首以本有本然後可以有行故繼以地有行則有所事故繼以作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以能有所能則形於外故繼以貌形於貌則必有所飾故繼以文有其文則無乖於物故繼以和有所和則其餘足以利物故繼以施陳氏曰禮樂資仁以立待仁以行儒行論儒者十五而以仁與禮樂終焉則成人之道盡於此矣澄曰自敬慎孫接而禮節言談皆仁之所以為禮也自溫良寬裕而歌樂分散皆仁之所以為樂也尊讓謂其德可尊而

能謙讓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 隕云敏切穫戶郭切詘求勿切慁胡困切累力偽切

鄭氏曰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喜失節之貌慁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晏氏曰隕如籜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不隕穫於貧賤是貧賤不能移也充則以滿而必溢詘則以高而必危不充詘於富貴是富貴不能淫也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所以不慁君王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所以不累長上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所以不閔有司不慁君王者不為汙吏以取辱君王也不累長上者不為過行以連及於長上也不閔有司者不被明刑以見憐於

有司也陸氏曰隕不獲也充不詘也言雖不隕於貧賤亦不獲於貧賤雖不充於富貴亦不詘於富貴儒者之行始於自立故初一曰自立五事所以脩身也而脩身自貌始故次二曰容貌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然亦不可不備豫故三曰備豫備豫者治己重以周而或失於太嚴嚴則人不親故四曰近人近人矣又惡其無特操故繼之以特立特立則剛毅剛毅則自立故繼之以剛毅自立前言於道能自立此言於事能自立如是而仕可也故繼之以仕仕則不能無憂故繼之以憂思憂思或失之過故繼之以寬裕夫欲寬裕豈可以無助為之也故繼之以舉賢援能舉賢援能不能任之猶不舉不援也故繼之以任舉於任舉則疑若有待也故繼之以特立獨行如是雖不仕吾弗愧也故繼之以規為凡此雖在我亦交友之力也是故繼之以交友儒行至於此備盡矣守之以讓而已故繼之以尊讓

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没吾世不敢以儒為戲

詬呼候切又音遘

鄭氏曰妄之言無也詬病猶恥辱也儒行之作葢孔子自衛初返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以禮館之孔氏曰命名也言今世衆人名之為儒者無有常人但遭人則謂之儒耳令之為儒是相恥辱時世如此故哀公輕儒也言加信行加義是記者之說終没吾世不敢以儒為戲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録之

方氏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以其妄故常為人相詬以言相病以行也晏氏曰衆人之命儒也妄為其非真儒也故或慢罵而相恥或深疾而相病澄曰鄭氏讀妄為無固非方氏雖不改讀而以妄屬上句常屬

下句亦非妄常猶曰妄庸言今世衆人不識凡名之為儒者皆妄人常人耳故為人所輕賤苟名之曰儒是以此名詬病之也終没吾世亦記者之言而吾哀公耳

右記論儒之辭

禮記纂言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纂言卷三十五

元 吳澄 撰

學記

記古者建學教人之事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謏音小聞去聲

發與內則發慮同慮謂心所計畫憲法也求與求仁之求同善謂性所固有充善之至為良如良知良能

良心之良謏與小同聞謂聲譽聞於人動與論語動之斯和中庸動則變孟子不誠未有能動之動同謂能感動人也就如就有道之就就賢謂友善士體如體羣臣之體謂用人惟巳人之有技若巳有之也遠賢之在遠者謂來天下之善士也化猶所過者化之化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學謂設為學校庠序以教之言發心之慮而合於法求性之善而全其良此能修巳矣而未能及人也就賢師友而兼有衆善則有諸中形諸外足以感動衆人而未能使之化也必有學校庠序之教開導誘掖薰陶涵養使之耳濡目染之深日漸月漬之久則民之遷善不期然而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成美俗矣長樂陳氏曰動則變變則化動之所終為化化之所始為動永嘉戴氏曰學校不立教養闕然天下之人雖欲為善而無所考德問業故化民成俗必由學校其所及者廣所傳者遠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兊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兊音說

鄭氏曰教學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孔氏曰明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說命而證之澄曰治玉曰琢玉質雖美然不以玉工琢之則不能成有用之器學之為言效也道者人倫日用所當行之路人性所固有然惟上知之資生而知之無所虧欠大賢已下知而不偏百姓之愚由而不知苟非有以教之使之效乎先覺者則不能知人倫日用所當行之道何如也古者建王國天子自君其畿內之民又建侯國命諸侯各君其封內之民其民飽煖逸居而無以教

之則近於禽獸故天子諸侯之國皆必建學立師以教其民使之知有理義子游宰小邑猶且以弦歌教民夫子問而子游引昔者所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之語以對蓋教民者使之學而知道也典常也說命所言謂人之為學念念不忘自始及終當有常而不間斷此引之謂君之教民為學亦當終始有常而不暫廢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強上聲又平聲長知兩切學學上音效下如字

有肉未去骨骨肉相雜者學學上學讀作斆教也鄭氏曰旨美也學則睹已行之所短教則見已道之所未達自反求諸已也自强修業不敢倦也學學半言學人乃益已之學半孔氏曰此明教學相益馬氏曰自反而得之則優於教矣是以學長教也能自强而興之則進於學矣是以教長學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音遂）

鄭氏曰術當為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室謂之塾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孔氏曰古謂上代也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里中之有道德仕而年老退歸者為里右師次為左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反亦

如之此家有塾也庠序皆學名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也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也六鄉之內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之內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鄼五鄼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今此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其比與鄰近上五家不必有學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諸侯但立時王之學澄曰鄉飲酒迎賓于庠門之外則鄉學亦稱庠不但黨有庠也州長言射于州序則州之學亦稱序不但遂有序也黨正言飲酒于序則黨之學亦稱為序孟子言殷曰序周曰庠則不分所在之地然則曰庠曰序蓋鄉遂州縣黨鄙之學可通稱之也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

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誘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鎔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教人之功蓋如此今之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士常輕去土著而事遠遊行之修窳無所於考至其設教則以琢辭鍛句為巧詭聖僻說為能非惟無以淑其人抑且重斲喪之也朱子曰古者比

閭之學則鄉老坐於門而察其出入春夏耕耘餘時肄業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

術之其此之謂乎比音彼又備中去聲樂五孝切夫音扶下同說音悦蛾音蟻

鄭氏曰比年入學者每歲來入也中猶間也離經斷句絶也辨志謂别其心意所趨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强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也遠者懷之懷來也安也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爾時術蚍蜉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垤孔氏曰間一歲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之類是也考校於年終考視其業也七年之學其業小故曰小成九年則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强立不反則是大學聖賢之道蛾子時時術學衘土而成大垤猶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澄曰按考校與周官大比不同考校者謂九年大成以前每間一歲教者察視其學業之進何如大比者謂九年大成之後每三年則鄉大夫大比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也初入學一年於歲終視其讀經斷句而分别其志之果向學與否敬業者謂於所讀之經而專心

致志樂羣者如食而已知其味樂與同居之羣共講肄之此於三年之歲終察視之博習謂所學經外又能汎及它經傳授師說服膺不失而親近其師惟恐或離也此於五年之歲終察視之論學謂義理已明能論說學之是非識人品高下而取其善者以為友此於七年之歲終察視之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自始入小學之年而通數之為九年也能知事理而推其類由此以通達於彼猶子貢之聞一知二此大學致知之功也强立謂守之堅固不反謂其已能者不退轉此大學力行之效也若此而教則可化其民使之為賢能而移易其俗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故近而被其教者既皆心說而服遠而聞其風者亦且懷而慕之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勿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宵音消肄以二切孫去聲下同夏古雅切觀去聲語去聲學不躐等音效

鄭氏曰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宵雅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和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也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夏楚夏榎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時觀而弗語使之憤悱然後啓發也學不躐等學教也教之長稺倫理也自大學

始教至此其義七也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澄曰古者始入學必釋菜於先聖先師故大學始初之教有司先服皮弁服行釋菜禮蓋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玄冠今加服皮弁芹藻之菜簡質而潔皆示敬也學者將以居官任事也誦詩者必欲其達於政而能專對小雅三詩皆言為君使之事使之肄習蓋教以官事於其始也入學必先擊鼓而後發篋者欲遜讓其志而不忽遽也朴作教刑所以收整其威儀也禘者時祭之名非五年大禘之禘蓋周之春祭名禘周之前春祭名禘見王制郊特牲或云禘即祠字之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有司為之非天子大視學之禮也侍時祭後乃視學不欲急廹使學者得以優游其志而學也觀示也語告也時復有以示之而弗與之語使之存其心以致思也幼者但聽長者講說不得輒問蓋教之之法不可踰越等級也官謂已仕者士謂未仕者已仕者先教之

以居官之事未仕者先教之以為士之志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時教謂春夏秋冬四時之教業謂所學之事正業謂春學樂夏學詩秋學禮冬讀書各當其時正所當學之事也退謂進受正業既畢而退也息謂燕閒之時居學謂私居所學之事也非正受業於學官者如下文操縵博依之類是也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操七刀切縵末旦切依舊讀上聲今讀如字與去聲或平聲樂五孝切學

縵亦絲樂之屬蓋燕樂也周官鐘師磬師皆掌縵樂鄭氏以操縵為雜弄安者便習而無所勉强也弦琴瑟之屬春時學樂八音皆學弦者舉八音之一而言博廣也依謂歌者必依五聲之清濁而高下其音節所謂聲依永也詩樂歌之辭夏時所學也雜者諸多不一之名服如服勞之服雜服謂在身所行非一端如曲禮三千之威儀皆是禮者經禮三百之節文秋時所學也興如詩六義之興引導於前而興起之也藝猶技也即操縵博依雜服等藝以退息之居學而言也樂謂心好之而耽玩不厭學即春所學之弦夏所學之詩秋所學之禮也此謂既受正業而退息之時又有居學之事學操縵則習於調弦學博依則執於聲歌學雜服則執於威儀而於弦於詩於禮自然便習而不待勉强矣蓋不興起於居學之藝則生疏澁滯不能耽好正業之學也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兊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樂其友音洛離去聲

藏謂入學受業時藏其身於所學之官若東序若瞽宗若上庠等處也脩謂治其正業息謂退息私居時遊者玩物適情之謂學操縵等藝是也安其學即上文安弦安詩安禮之安於藏之時脩其業於息之時遊其學則已之獨學獨得者便習無强而安又且益親其所從之師人之同學同得者歡欣交暢而樂又且益於樂其友之後則雖已離去師友而所守堅固不復變移也敬遜謂宅心惟一序以進而不傷於廹急務時敏謂專力不二勤勉以求而不失於怠緩如此則

其所偷日有新益方來而未已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呻音申佔尺占切訊音信數音朔佛扶弗切去如字

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告也及于猶曰至于也數進謂數數進之誠實也才謂所能施施教也求猶責也隱謂暗而不明也悖逆皆謂反逆而不順言今之師誦其所視之簡多其所告之辭學者未可以進

而又進之不顧其所學已安與否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為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是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能也不覩其已知已能而進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於人者先後失宜故曰悖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强之以必知必能是其求責於人者淺深莫辨故曰佛如是則莫能明其所受於師之學不顧親其師而反疾其師矣已知已行者未能安則苦其難進之以其所未可雖欲益之而彼不能知其益也縱使强益俾終受其業然所知非久必又昏忘所行非久必又遺失故曰其去之必速鄭氏曰刑猶成也謂教人不成者由此輔氏曰刑猶儀刑之刑其教不足為人之儀刑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

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鄭氏曰未發情欲未生孔氏曰逆防於未發之前故云豫時可受教故云時朱子曰禁於未發謂預為之防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長樂陳氏曰豫救失於未然之前時長善於可教之際澄曰陵猶越也節如竹之節俟其能此事然後又教一事則為順叙而不叢併相觀謂甲觀乙乙觀甲此有未善觀彼所善而效之則此亦善矣摩如兩石相摩互相資藉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之益多澄謂此四者三屬於師一屬於友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

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扞胡半切格黠客切勝音升壞如字舊音怪辟音譬

扞格謂抵拒勝猶堪也燕猶褻也辟猶語也不禁之於未發待其已發然後禁之則受教者抵拒而不堪其禁制教之必當其可以受教之時至于其時已過則其聰明知慮已不及昔學之雖勤苦而難得完成也學者須是已能一事然後再學一事若無節次雜然施之而不順序則所學多端必皆隳毀棼亂而不脩治也學者雖是羣居共學相觀而善互有所益若獨自為學則孤單僻陋而所聞者寡師帥以正者也若身親褻慢之朋則染習不正必至於違逆其師學者於無益之言勿聽若耳聞褻慢之語則無益有損必至於荒廢其學朱子曰燕朋謂私褻之朋損者三友之類大戴記保傅篇作左右之習反其師燕辟謂

私褻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所害也澄謂前四者教所由興在師者三在學者一後六者教之所由廢在師者三在學者三方氏曰教之興止於四廢至於六者以見所由興者常少所由廢者常多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強上聲易以豉切下同

喻以言曉之也道謂引導其前牽猶挽也強謂激勉之抑猶偪也開謂發其端倪達謂通透至於底裏言知前四者為教之所由以興又知前六者為教之所由以廢則可以為師而教人矣故其教而曉喻之也

但引導其前使之自進而不以力挽之以速其進則受教者不至於乖戾激勉其志使之自能而不以力偪之以速其能則受教者不至於艱難但開發其端倪而不盡言以直透於底裏則受教者必須致思而自得之於學者之情不乖而和不難而易俾思而後得如此則可謂善於教而喻人者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長知兩切

延平周氏曰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失則寡者愚之所以不及失則易者賢之所以過失則止者不肖之所以不及東萊呂氏曰多才有餘者寡才不足者易俊快者止鈍遲者四者心之莫同病各自別知其心

然後能救其失譬如醫者要識他病處方始隨證用藥若不識學者之病去它病上加添無緣得成就長樂陳氏曰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强此救其失也澄曰學者有所善則教之者使之增益加進以長其善學者有所失則教者使之減省除去以救其失此一節皆言學者之失所當捄者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澄曰善於歌者倡起其聲而不終曲使人和而嘆之以繼續其聲然

後歌者之聲終善於教者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志盡故教者之言雖至約不繁而能使人通之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雖少所取譬而能使人曉之達之為通如樊遲未達之達臧之為善如王曰善哉言乎之善喻之為曉如夷子憮然曰命之矣是也三者皆不盡言而使學者自思繹而得之者約微罕喻教者之不盡言也達臧喻學者之能自得也如此可謂能使人繼其志者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

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張子曰知學者至于學之難易及知其資質之美惡故能教人長樂陳氏曰學有精粗故其至有難易質有美惡則其喻有淺深知美而喻之則有以長人之善知惡而喻之則有以救人之失澄曰知其難易美惡故能隨其高下淺深而喻之各有攸當不局於一途所謂博喻也教人能各得其宜則治人亦能各得其宜故能為教人之師者小而一官之長大而一國之君皆能為之也朱子曰能為師以教人則能為君以治人擇師不可以不慎言能為君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也孔氏曰師有君德弟子就師學為君之德故宜慎擇其師三王謂夏殷周四代則加虞雖皆聖人無不擇師為慎故云唯其師引舊記結此擇師之重也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鄭氏曰嚴尊敬也武王踐祚問黄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

孔氏曰雖天子必尊師并言尸者欲見尊師與尸同也詔詔也天子雖至尊當告詔之時不使師北面永

嘉戴氏曰此為人君尊師言以人君而尊師若此學者可知矣古人行禮有教化存焉嚴師所以尊道尊

道則民知敬學師天下之人而皆知敬學天下豈不大治故先王養老尊賢之義非特為其人也所以令衆庶見也慶源輔氏曰凡學之道則非獨君也嚴師為難蓋言盡嚴師之道為難爾能盡嚴師之道則師始嚴師所以傳道師嚴則道自尊道未嘗不尊因其尊而尊之則繫乎人之嚴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鄭氏曰從隨也庸功也孔氏曰善學者謂聰明易入師逸豫而已之所解又倍於他人恒言師特加功於已不善學者已闇鈍故師勤苦而功裁半於它人又怨師不盡意於我也方氏曰以其有功於我故庸之慶源輔氏曰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說如字舊音悅解音蟹撞泰江切叩音口從舊音春方七容切

朱子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將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

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說而解之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說如字解音蟹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能觸發解散也從容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荅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方氏曰節木理之剛者說卦所謂堅多節是矣目木理之精者弓人所謂斵目必荼是矣皆至堅難攻之處也苟先其易攻之處則其難者亦相說以解矣從非夆也容非迫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則隨其所感而為之應進之以漸而不以頓也善問者則足以進已之學善待問者則足以進人之學故曰皆進學之道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語去聲 舍上聲

因上文善荅問不善荅問而又言此鄭氏曰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為學者論之或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聽語必待其問乃說之舍之須後孔氏曰記問謂逆記它人雜問聽問謂聽問者之語依問為說也受業者才力不能見問待其憤悱之閒然後語之語之不能知且舍住待後更語之也慶源輔氏曰記問之學據已所有以告人聽語者因人之所疑以啓之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鄭氏曰必學為裘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為裘必學為箕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為楊柳之箕也孔氏曰學者數見數習則善故三譬

之良善也冶鑄冶也善冶之家子弟見其父兄世業使金鐵柔合以補破器皆令全好故學為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為弓之家使角幹撓屈調和成弓故其子弟亦學取柳和柔撓之成箕也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馬子始學駕車轝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使駒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則不驚也學者亦須先教小事如操縵之屬然後示其業則易成也上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則可有志於學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

鄭氏曰醜猶比也比物醜類以事相況澄曰言此以申上文箕裘弓冶駕馬三者之譬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

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當去聲約如字又音要

鼓莘音之樂當猶主也凡樂金石絲竹匏土各具宮商角徵羽五聲惟莘音於五聲之內不偏主於一聲然五聲之樂若無莘音則不相協合是鼓者五聲之本也水謂清水凡繪畫之采各分青赤黄白黑五色惟水於五色之中不偏主於一色然五色之采苟非水清則不可彰施是水者五色之本也治官禮官政官刑官事官五官之職各有所治惟司徒以德行道義教民於五官所治無所不學不專主於學何官也

然非為學之人則不能治五官之治是學者五官之本也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等之服各有所親師雖尊喪之若喪父而無服不主於服何服也然非得師之教則不能親五服之親是師者五服之本也既言四事之有其本又以君子曰申明其義小德亦有可取如官之各有所職德之大者無所不宜非如一官之但專一職而已故曰不官小道亦有可觀如器之各有所用道之大者無所不可非如一器之但適一用而已故曰不器人之有信許諾盟誓事事必須要約此信之小者爾聖賢心德相孚相契是謂大信何以要約為哉天之有時春夏秋冬歲歲無不齊同此時之小者爾古今氣運或治或亂是謂大時豈可以齊同測哉然則不官者官之本不器者器之本不約者約之本不齊者齊之本君子察此則可以有志於本也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委去聲

河海皆川也水之來處曰源水之聚處曰委夏商周三王之世其祭川也皆先祭河而後祭海蓋以其或為源或為委故也河在海之上流為川之源故先之海受河之下流為川之委故後之源即本也此又言本之當先以申上文大德大道大信大時之意

右記論學之辭凡十一節

禮記纂言卷三十五